# 石灘集

坤

# 石灘先生文集附錄上

## 御賜文

有旨 宣祖癸卯三月 在槐山時

今觀暗行御史李好義書啓爾性本詳明政尚廉謹用之物皆貨賣以補公需頃於辭狀解官鄉老少垂泣遮道得人之心據此可知極為可嘉玆賜表裏一襲爾其領受事有旨

有旨 宣祖戊申正月 在海州時

御史崔起南狀啓爾清愼自持諳鍊吏治為誠實有愛民之心而無媚民之事雖

考其實則不失爲剛明之吏至爲可嘉
一襲爾其領受事有　旨

有　旨 光海己酉六月在海州時

今觀本道暗行御史李稶書啓爾淸心省事約已便
民悃愊無華秋毫不犯至爲可嘉特賜表裏一襲爾
其領受事有　旨

教書 光海辛亥正月在海州時

王若曰分竹符於雄州旣著撫字之效表銀章於右
秩膺施褒賞之親功績可嘉階級何惜惟爾資稟愷
愉政先慈仁處事精詳每緝譽於考績操心氷蘗屢

揚歎於莅民顧惟海城一隅實是西州劇地依山負
海素稱都會之邦物彩人稠寔繁訟獄之政兹於掄
選之日每勤疇若之咨書屛風而不忘與我共理誌
殿柱而明試果汝循良王成勞来盡心孝宣無惜乎
異數卓茂治平第一光武不靳乎隆恩功宜賞於懋
官資實合於增品兹以爾爲通政大夫職仍海州牧
使於戲誠和子惠予濊軫於恫瘝保障繭絲爾惟力
於恩信故兹教示想宜知悉

仁祖戊辰
正月

歲次戊辰正月朔丁巳三十日丙戌

曺佐郎黃胤後諭祭于卒前叅判李楨

王若曰惟靈介石之貞松栢之姿早從師
友爲善孜孜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爰初在家孝友惠
純肅其爲禮裕其爲仁令聞載彰受知 先后執事
惟勤處心不苟州牧郡守累佩銅綬魚懸于室虎渡
于河遺愛在民去思常多遭時罔極人紀斁絶抗義
危言聞者股栗北徙南遷備嘗艱厄夜衾不絮朝甑
絶餾道味自怡世芬奚臭逮予當宁彝倫攸叙起之
竄謫畀以崇爵擢置秋官亞卿之秩明愼用刑而不
留獄人所憚爲卿勇爲之人所競馳卿絶不窺學既

有源用之無疵一病彌留竟至不起予心之痛曷有
其已茲遣禮官薦此泂酌靈其不昧庶幾來格

年譜

皇明世宗皇帝嘉靖三十年辛亥本朝明宗大王六年四月

初九日辰時先生生于漢城之第先生自幼端重夙成不好戲嬉岐嶷殊凡

三十一年壬子先生二歲

三十二年癸丑先生三歲

三十三年甲寅先生四歲七月考參判公卒

三十四年乙卯先生五歲

三十五年丙辰先生六歲

三十六年丁巳先生七歲

三十七年戊午先生八歲

三十八年己未先生九歲

三十九年庚申先生十歲三月妣貞夫人李氏卒即我恭靖大王曾孫都正盛終之女先生執喪之節哀戚之容無異成人弔者莫不稱嘆

四十年辛酉先生十一歲

四十一年壬戌先生十二歲

四十二年癸亥先生十三歲

四十三年甲子先生十四歲◐伯氏宣傳公於書無不貫通而志氣豪邁不屑儒業遂習弓馬日勸先生及季氏牧使公曰男兒生世當以馬革裹屍豈向窓前讀書作腐儒哉牧使公遂投筆而先生益勵學業篤好經傳已通大義雖搢紳老成之人學有疑難輒來相質

四十四年乙丑 先生十五歲

四十五年丙寅 先生十六歲 就學于杏村閔純先生 先生專心求道聞杏村學有淵源遂摳衣受業嚴立課程孜孜不輟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丁卯 先生十七歲 六月 明廟昇遐 先生曰吾早孤不能執喪天壤間一罪人今當國卹君親一體庶可自盡於方喪以伸吾私遂食素居外以終三年

二年戊辰 宣祖大王元年○先生十八歲

三年己巳 先生十九歲

四年庚午 先生二十歲 聘夫人慶州李氏 承訓郞應龍之女

五年辛未 先生二十一歲

六年壬申 先生二十二歲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 先生二十三歲

二年甲戌 先生二十四歲

三年乙亥 先生二十五歲

四年丙子 先生二十六歲 子貞吉生

五年丁丑 先生二十七歲 養素堂成 先生攻學滨篤爲就閑適搆書室於所居郊林之外石灘之上扁以養素樹以松竹游泳其間潛心性理自號石灘閒入有詩曰至理求何處存心主一時靜中無限味非敬眾難知以心近四子爲入學路逕於庸學尤用其力又以小學爲平生行己之方後謫北時以新件小學贈長孫曰修身大方盡在此書立身揚名亦在此書且日小學吾平生敬之如父兄愛之如子女云云可見先生入道根基專在此等書而至於世間巧文詞求榮進

未嘗留意故爲文只是傳寫言意絕無雕飾可與陶靖節之文爲千載神契人或勸以應舉則必慼然曰早失怙恃雖得科第有何榮辛一不赴試非徒所執如是於此道已見其大日有孜孜至於科第之業實有所不暇云

六年戊寅 先生二十八歲

七年己卯 先生二十九歲

八年庚辰 先生三十歲

九年辛巳 先生三十一歲

十年壬午 先生三十二歲 拜禮賓參奉不就 時朝廷以六行進士先生與其選朝議以爲李某篤學力行卓然自守之人今若重必不起不如循例注擬使之安分就職

猶

十一年癸未先生三十三歲

十二年甲申先生三十四歲拜 孝陵參奉先生欲不就杏村曰君世祿之臣不可不一謝 君恩遂黽勉就謁

十三年乙酉先生三十五歲

十四年丙戌先生三十六歲拜 宗廟奉事○秋罷歸高陽別業時以生鴈闕薦對簿尋以蒙還

十五年丁亥先生三十七歲大學劄錄成先生於大學用工精篤至是手寫一通多引先儒訓釋之明暢者間亦付以已意章分字釋多得於章句或問之未盡解者而逐条劄錄而本稿與家禮劄錄并爲遺失其後癸未先生曾孫弼倖得親筆本於洪人故先生諡狀中無此語

十六年戊子先生三十八歲

十七年己丑 先生三十九歲 子安吉生 後拜監役丙子虜亂闔歿無后先生遺稿此時盡失 迎長子婦光山李氏 進士淩之女○進士公即牛溪門人號沈青陽

義論妹任棻老女

十八年庚寅 先生四十歲 家禮劄錄成 先生於學禮亦多刻苦工夫嘗讀朱子家禮廣引先儒註疏辨論多有所劄錄以發明之至於註之難解者亦附出以釋之

十九年辛卯 先生四十一歲 八月往候杏村先生講論而歸

按先生祭杏村文曰侍坐終日所言無非本源上說話而家後有言曰惟子勉之云云可見師生間奬許之深矣

九月喪杏村先生 先生聞杏村病革達夜不寐戴星馳歸則已不及矣先生悲痛以期年 十一月赴葬杏村先生 先生作文以祭之

二十年壬辰 先生四十二歲 八月拜司饔直長 時倭奴大擧入寇京城失

西狩八路尾解鐵甸魚肉先生以前奉
向陽別業遂以義氣相激勵收召鄉兵三
[illegible]人先生素爲鄉人所信服故人皆倚重之遂
築壇誓師號曰義將臺雖孤軍零卒不成營陣而
約束嚴整措畫有緖距京城賊藪不踰一舍而屹
然自立賊不敢犯賊之旁出鈔掠者捕斬甚多而
先生不欲以軍功自居盡以其功歸之於幕下李
興立興立以此功高而先生猶不得見焉事聞
行 朝有
是 命

九月哭李氏牧使公

公諱愼忠是歲以吉
州牧使爲倭所縛奮
罵不屈而死按公之家書有曰七月十八日南北
兵使敗兵于嶺東則守城在州仍陪衛王子矣
會寧府軍民叛入縛害王子二員時一道守令邊
將及北兵使皆避逃但身與李英李範文勇軒數
人陪王子縛入倭中終至此禍爲臣之節可矣爲
身之許可矜八月二十六日自吉州向端川云云
其時立節顚末詳在吉州先生
案而設享于本州忠烈祠焉

十月拜中部主簿

時倡義使金公千鎰馳
啓其誠節有是命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四十三歲)十月拜司宰監主簿○十一月遷拜工刑二曹佐郎(時 天兵擊却京城賊大駕還都遷有是命)

十二月拜稷山縣監(時逆賊宋裕進據稷山自上下殺精粹儒臣中鎮衆禦賊之入差送縣監銓曹以先生應其薦先生拜命即行行及到縣賊為其徒所擒焉)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四十四歲)正月授奉訓郎◐三月拜軍資監僉正兼縣監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四十五歲)正月陞朝散大夫軍資監副正兼如故(蓋治邑有政最難於遞任故是命)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四十六歲)六月陞奉列大夫(時觀察使李公廷馨石續)七月陞奉正大夫軍資監正兼如故

李夢鶴連陷鴻山林川守令望風奔潰兵言倉卒未及徵兵馳到溫陽村舍莫知所爲先生調發稷山軍卒與天安郡守鄭好仁合兵八千馳赴然後軍聲始振兵使以其事達 聞有是 命後入於淸難原從功臣錄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四十七歲正月陞中直大夫以討逆功超二階

十月 命陞叙時倭奴復還陷南原府天兵敗績 天將解揔兵生以八千兵自公州移駐稷山與賊交戰于斗院野時一境避兵邑里盡空先生接待天兵一無遺漏七日而賊退監司金信元馳 啓其事有是 命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四十八歲九月陞通訓大夫時解揔兵以先生勞績稱美於 宣廟接見之日故有是 命

十月 命仍任稷山時先生秩滿將歸監司尹敬立 啓治績故特有是 命

二十七年己亥 先生四十九歲 拜古阜郡守病不就 先生自稷山辭歸錄五六日廟堂詰銓曹該吏曰守令之十考十最者遞即付職國規也前稷山縣監七年勇退功績茂著而遂不付祿何耶居數日有是拜

二十八年庚子 先生五十歲 正月拜平市令病不就 ○ 三月拜槐山郡守 ○ 十二月十五日 夫人李氏卒

二十九年辛丑 先生五十一歲

三十年壬寅 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 命陞敍 監司柳公根啓以慈詳清慎使民懷御史金暴一 啓以持身清苦政理有緒故有是 命

三十一年癸卯 先生五十三歲 三月 賜表裏于本家 先生在槐安呈病狀得遞將歸一邑騷白遞道屢日山先生作文以諭之御史李好義 啓其

[illegible]拜廣州牧使病不就 時朝廷方修南漢山城為京師保障自上特拜廣牧備局以先生膺其薦先生以病辭不就

三十二年甲辰 先生五十四歲 三月拜林川郡守○七月命陞敘 時監司啓以政理有緒吏畏民愛故有是命 是歲以壬辰效忠仗義協力宣武錄勳 後入於龍湾扈聖錄

三十三年乙巳 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拜南原府使 自諫院啓命仍任林川 擬南臺望 時上命備局薦學術精通才行兼備之人先生與稼軒張顯光同為被遷回入臺望 九月命陞敘 以御史成晉善褒啓有是命

三十四年丙午 先生五十六歲 正月拜洪州牧使 未幾以事罷

三十五年丁未 先生五十七歲 三月拜海州牧使 海州素多諸王子由

在民田之近而見奪者甚多先生封章言爲民田
諸王子在許曰臣等以海州之故不能保田土
宣廟曰爾等愼之海州敎使吾亦辭之云 長孫頀生後擬監役辭不受早卒子孫居古州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五十八歲 正月 賜表裏一襲以御史崔起南
褒啓有是命 二月 宣祖大王昇遐
三十七年己酉光海元年◐先生五十九歲 六月 賜表裏一襲
以御史李稶褒啓有是命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六十歲 請參判公墓文于晉原府院
君柳西坰根 ◐ 造首陽琴是時得琴材於首陽山神堂里桐生於巖石上
自枯有年先生見而奇之伐以造琴名之曰十二首陽琴倣宋朱子紫陽琴故事作序以識之
政大夫 先生在海州已四年將欲棄歸戒行有日一州老少守門請留者日

以千數監司崔東立聞其事特命加資蔡二孫韶生後除參奉不就隨慕齋子孫居南平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六十一歲正月 下教書褒美以善政加資後別有慶與秋 賜表裏時御史啓以清愼自持秋毫不犯有是命

四十年壬子先生六十二歲三月 命仍任海州監司尹暄啓曰敬使李某特身廉謹使民便易居官奉公終始一心與學生財一無遺漏秩蒲將歸州民請留寶出至誠特有是命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六十三歲遞海州歸高陽別業◐拜折衝將軍行虎賁衛副司勇兼五衛將不就時光海政亂故稱病不肯就 蔡三孫韶生子孫居綾州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六十四歲七月子貞吉授從仕郞◐十

月拜折衝將軍虎賁尉副司果兼五衛將不就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六十五歲正月子貞吉授宣務郎○七月拜折衝將軍僉知中樞府事兼五衛將不就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六十六歲正月夫人李氏贈淑夫人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六十七歲光海主將廢母后先生奮挺大義抗論獻議四百餘言時光海政亂奸臣煽禍旣害永昌大君將廢仁穆大妃誘脅百司收議可否一語違忤奇禍立至數三秉直之臣外莫不從諛人皆重足脅息莫敢出氣先生嘆曰如此則天道滅矣人紀絶矣乃奮筆獻議極言天人順逆之理其畧曰人之心即天之心也天之心即人之心也人心順則天理亦順人心不順則天理亦不順伏願聖上熟察天人之一理體大舜之心行大舜之道則神人喜抃而國家臣民之福也議上奸臣李國光河仁

俊閔蔆等交章請置重辟人皆危之而先生坦然自若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六十八歲三月栫棘會寧時三司請遠竄光海怒曰奇自獻李恒福身為大臣只陳所懷而其時三司請致安置今日三司乃前日攻奇李之三司治人氣力何其饒哉蓋以遠竄為輕典必欲致之安置也旣而光海又曰李某凶悖與李恒福鄭弘翼無異絕塞安置遂加棘于會寧即極北也先生即以匹馬單僕挈一子登程先生之側室號哭拜訣別人無不流涕而先生夷然上馬畧無動心送行知舊為之歎服寄書北關李鷄林守一請得小玄琴先生素解琴律至是請琴於鷄林遂作松竹梅菊四友歌被絃度曲以寓孤高之趣焉及南還亦以琴自隨淡味古人不輟琴瑟之義以之治心養性焉今其琴尚畱後承家傳為寶藏九月移配興陽時有北虜之警邊報日急先生貽書鄭休翁弘翼曰吾輩不可坐死鋒鏑賊勢若急則不如與出圍雍添伍從軍守一女墻竭力拒賊幸而勝則還

入圖中不幸則罵賊叙冤自盡其力可也然亦須待朝命也間者為之聳動俄而奸徒以為遑報日急在北罪人仍置不便遂移與陽路出穆山一邑父老爭持牛酒迎慰路左如市為

四十七年己未 先生六十九歲 九月立叅判公墓碣 先是已備碑石而猶未及竪先生之謫北也無一言及於家事而惟以此碑之未立懇懇焉托於家人至是又抵書於諸子侄措畫方制始營立焉

四十八年庚申 先生七十歲 七答沙溪金先生書 先生與沙溪素相友善沙溪屢書以問而書中有公前日以南為主到今見之無一人可問者公之所見如何何之語故先生答書畧曰錦繡之口必出錦繡凡何為發此言夫無一人可者五字雖出於憤世而恐非執中之論苟傷今思古而公言之則於彼於此為可者鮮何但責於南也夫士相取友之道只是此論彼此觀其志尚而取舍之乃吾道之所當先務者也我本非南也本非西也亦非北也每以好古篤學敦行

孝弟者自謂之吾類也雖幅巾濶袖高談大言者虎考無實則自謂之非吾類也不生鄙見如此故自許中立不倚無偏無黨今者惟兄以我目之南心切惑焉無乃吾兄以己之心度人耶不勝呵呵東西南北之所由起乃國家大不幸之萌兆也往事已矣將來此項等事不願聞也云云

章宗皇帝天啓元年辛酉（先生七十一歲）十二月（三[illegible]）聞長子宣務郎貞吉之喪（宣務公有至行早負時望及遭內艱之日毀瘠三年哀毀踰制以致終身之疾至是病益沉痼遂不起先生白首長沙遭此逆境而以壽夭付之命而不至於怛化過傷）

二年壬戌（先生七十二歲○先生之居謫已五載所圍芭棘歲久無痕而謹守限域不踰尺寸）

三年癸亥（仁祖大王元年○先生七十三歲）正月命寡婦孤孫喬居南平之元洞（先生謫在興陽時）三月以刑曹參議被

旨還朝時仁祖大王反正誅羣奸收召守正舊臣初政先生入於吏曹叅議望未蒙
恩點翌日政乃有是命◉先生之還朝也無宅於都中時有一室家在西小門內以鬼邪之變
廢置已久人莫敢近先生借入其家自是無鬼變洛人相與傳說以為先生之正氣眞破鬼魅云
拜折衝將軍龍驤衛副護軍○四月拜折衝將軍
僉知中樞府事○五月陞拜嘉善大夫行掌隷院
判決事兼 經筵特進官時 上下敎曰曾為慈殿立節被罪之人并
加資級 有是 命先生入侍 經幄啓曰萬死餘生一睹 天顏謹以一言獻于 聖明當此更化
維新之日所當急務者收用賢才悅服民心斯二者而已伏願 殿下以古昔聖王為規矩以臻至
治之域聞者以為老成宿德之言 六月入侍晝講時 上問治國之道諸臣說進
功利之說 先生獨對曰為治必法三代然後可以化民成俗 上不肯留念初先生將詣闕手書人

君卿行出治之要納諸袖中欲以陳於榻前乃不果爲翌日延平李公貴泣請於 上曰昨日李某
進言則殿下不答臣切恨焉願 上試問於李某何以致三代之治聽其盡言然後量其當否而
處之何如 上終不應 七月上疏乞骸 不允 時先生年踰七十備經南北風
霜衰謝日甚又知道不行遂引年乞退不許 十月拜光州牧使 時先生負一時
重望擧世冀其大用而有忌先生者以補外之議言于銓長申公欽申公曰此人卽一世名儒人望
所屬今方出入經幄豈合補外其人憖而退無何申公入相而前言復逞竟有是命

四年甲子 先生七十四歲 正月以病呈遞光州 時以病莅呈遞猶不能遞
歸仍留城外者十數日不令官供隣邑守宰服其清爭送糧資以周之聞賊臣适叛擧兵犯京 大
駕南狩 公州先生以病不得勤王益復痛恨 拜虎賁衛司直病不就

五年乙丑 先生七十五歲 三月拜龍驤衛副護軍〇六月拜

拜掌隸院判決事兼 經筵特進官皆病不就

六年丙寅（先生七十六歲）正月拜嘉義大夫刑曹參判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應 旨上封事（時有雷變） 上避殿之求言先生上封事一綱十二目其畧曰方今為害於我國者西虜也狼貪蠶慾睥睨吾東朝暮長驅廟堂備局靡不熟講而了無善策 殿下之中夜不寐者此也對食忘味者此也雖然臣之所深憂者不但在西虜也目今積弊沉痼并滋俱蔓譬如人之元氣一敗百病千症交發而齊作無一毛一髮之不受病者臣若悉數之於前則太煩於 聖聽故撮其大者言之意今日病國之端有綱有目而其綱則有一焉君無心學者即病國之綱領也其目有十二焉用賢取名不求其實則病國之目一也拒諫不從蔑視臺官則病國之目二也勳多雜跡恣意横驕則病國之目三也朝紳粉餙文具是事則病國之目四也庶官多雜狗尾混淆則病國之目五也澤多鴻鳴惟良未聞則病國之目六

也旁蹊不塞私意橫馳則病國之目七也內需依舊漁塩不罷則病國之目八也農以鎭名勢家橫占則病國之目九也蓄無三年經用難繼則病國之目十也城于白馬早怨方潑則病國之目十一也山無虎勢司命非人則病國之目十二也復以曰綱曰目皆逐條極言為病之祟因以心學為端本清源出治已病之大本至於瀛海處子之召還定婚土木工役之民怨天怒莫不披瀝以陳縷縷五六千言皆是至誠血忱或者謂之中興後第一名疏而疏本遂於先生季子監役公陷歿虜亂之時不知有此疏其後壬寅先生玄孫家全始得於興陽丁氏家蓋先生居興陽謫屢年故其土人士慕其義不已騰置疏本實藏不失以傳於久遠之後則豈非至誠惻怛之文終泯滅不得者耶以故先生謚狀及碑文中無此疏語

七年丁巳先生七十七歲七月十六日易簀于旅舍時先生調病家舍間

北虜入寇 上幸江都先生驚惶輿疾隨 駕渡江病不能 扈從西仁川轉向永原寓於馬井里

村舍疾已革矣而憂國一念發於言語竟以是日終于逆旅家乏斗粟無以斂葬賴四方賻襚以襄之先生之逅首陽已十六年矣州民聞訃衆傷若親戚收米以賻之可見恩德之入人深也九

月葬于高陽元堂里乾坐之原與夫人同兆異宅距先生舊居咫尺之地

毅宗皇帝崇禎元年戊辰仁祖大王六年正月　上遣禮官

致祭禮曹佐郞黃儆後來宣二月奉几筵還南平以終三年

四十三年庚戌顯宗大王十年禮曹判書趙復陽　啓請贈

謚時趙公入侍白　上曰臣曾以金德誠鄭弘翼立節事陳達有　陽謚之　命矣故叅判李某

其立節事實不下金鄭一體贈謚何如　上曰允

四十六年癸丑顯宗大王十三年有除謚狀贈謚之　命時副

修撰崔後尚　啓曰故叅判李某曩在昏朝立節於廢　母收議之時數年前因故判書趙復陽

前陳達有贈諡之教矣凡議諡之規必有諡狀而後可議而李其既無諡狀又不知子孫之有無故本館尚未擧行而發文禁府取見其時收議其所立節議為卓然矣 上曰無諡狀而議諡似有後弊矣右議政金公壽興曰無諡狀而議諡不可為例而此則分明有官文書矣 上曰收議乃官文書雖無諡狀只據立節一款贈諡可也

五十三年庚申 肅宗大王六年 諡狀及神道碑銘成 卽尤菴宋文正公之所撰也

五十七年甲子 肅宗大王十年 閏六月 贈資憲大夫戶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時因右議政金公錫冑承旨金公鎭龜啓請故參判李某先贈正卿然後議諡如何遂有是命 九月改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

府都揔管時回領府事金公壽興入侍啓曰故叅判李某贈戢事命下之後該曹以戶曹判書下批云以常時責任言之戶曹固是重職至於贈典則雖壽常例贈必用華顯之戢而況李某生時既入於吏曹臺憲之望又為特命棄贈則不當如是此出於該曹之不察似當改以清顯之戢上曰該曹似未及詳察而然改贈可也遂有是命

五十八年乙丑肅宗大王十一年八月賜謚文貞公勤學好文曰文清白守節曰貞○議謚時副提學趙持謙疏略曰臣伏見政府之啓故左議政鄭澈贈右叅贊宋時榮謚號望或以次第失當或以備擬不稱并請還送太常改正云又以故叅判李某不待謚狀而輕先議謚有違法例為辭臣於此益不勝慨懼之至而李某則當昏朝廢 母論起與金德誠鄭弘翼等諸臣一辭収議大節凜然曽在先朝有議謚之 命而其子孫陵替流落遐鄉不 得為謚狀筵臣取見收議於禁府而陳達其事狀其時相臣金壽興曰無謚狀而議謚固不可為例而此則

分明有官文書矣先王下教曰收議乃是官文書雖無諡狀只據立節一款贈諡可也其後十餘年間議諡非一而尚未舉行蓋由於子孫衰微之致而識有大於尚忠褒節之典故與同僚議定實是遵先朝之成命而不料為大臣之溪斥也禮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易名之典自古事體至壹而以臣蒙闇忝叨玉堂之長猥當十數忠賢之議諡做錯之事不一而足其在公議宜先斥罷

六十九年丙子肅宗大王二十二年十一月行延諡禮

九十一年戊戌肅宗大王四十四年誌文成即疎齋李相國頤命之所撰也

九十二年己亥肅宗大王四十五年高陽儒生申泌等上疏請追享先生於文峯書院 許之

九十三年庚子肅宗大王四十六年二月奉安位版於高陽文峯書院本院即杏村閔先生純主壁而南秋江孝溫奇服齋遵金思齋正國鄭秋巒之雲并享

墓堂復祥安靈之所至是先生及李晛晦有謙同爲升配左尹尹植作祭文

百十一年戊午 英宗大王十五年 二月追享于槐山花巖書院 本院即退溪李先生滉主壁而盧蘇齋守愼李默齋文楗柳西坰根并享之所至是湖西儒生發議以先生升配即儒李世煖作祭文

百十三年庚申 英宗大王十七年 立義將碁臺碑 全在先生舊居之東數里許至是洞人張直長海翼尹左尹植立小碑於臺書其面曰李石灘義將臺記其陰曰先生於壬辰倡義設臺其後百四十九年庚申洞人立云

百七十四年辛酉 今上即位之元年 文集成 鋟梓于和順之萬淵精舍

二百十年丁酉 今上即位之三年 御四友歌 追附

石灘先生文集附錄上

石灘先生文集附錄下

## 世德

先生祖考叅議公燕山朝拜繕工監役時燕山政亂公恥立其朝終不肎就曰以早世其後以先生貴贈左曹叅議考叅判公筮仕 明廟朝在玉堂累劾尹元衡以此不得久於朝出補外職其與退溪諸賢唱酬詩有若干篇伯氏宣傳公拘於氣豪雖業弓馬未科之前其外舅判書元季儉薦公爲四山監役公洗耳不就曰吾豈因妻家之勢有此爵祿乎季氏牧使公壬辰爲倭所縛不屈而死其立節之顚末著在

吉州先生案云長子宣務公有至孝之行丁內艱時居喪過哀啜粥三年且早負時望為儕輩所推 仁廟在潛邸時延陽君諸公累以聞於 仁廟其後及卒 仁廟聞而歎惜云至孫護以先生德行節義 仁廟特命錄用曰給糧餼以待窠闕銓曹將備繕工監役之望時三浦碑役方與而勢將董役公耻之謙病歸隱曰以早世次孫韶亦有錄用之 命以毋夫人遺訓守分田里不肯冒進矣晩年曰文谷金相國陳薦特蒙 寧陵叅奉之 恩又謙病不肯應 命而終焉嗚呼惜哉謹按我朝昏君權奸莫如燕光之

衙之凶而夷狄之禍又莫如壬癸丙丁之際當其時有能樹忠抗節於鼎鑊戈槍之間不爲死生禍福而有所回避僅一二君子惟我石灘李先生其先有若叅議公之不立惡人朝之烈叅判公之効元衡之忠宣傳公之洗耳姻爵牧使公之不屈夷虜之淸風峻節萃於祖父伯仲之間竟使先生扶植吾東方萬古綱常之重永有辭於天下後世豈不卓卓乎鮮覯也哉宜其孝友家傳逮曾玄而終不失其世守也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不信哉獨恨宣務公以下俱不永年未食忠貞之報而芳念其遺板蕩之時終

不孱其一門忠義則其視陳荀名家末流之惷節於董曹之賊不啻若蘇合香之於蜣蜋丸又何足爲吾先生家重發歎也哉嗚呼噫噫

## 行狀

公諱愼儀字景則全義著望也始祖棹初諱稻高麗太祖之師次錦江也公杖策隨之有護涉之勞遂賜今名仍策開國勳官至三重大匡太師世踵榮顯與麗代同終始十一世而至諱龜始八我 朝仕至漢城尹是生諱亶幹官戶曹正郎即公之五代祖也高祖諱宏植求禮縣監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

知義禁府事曾祖諱益禧繕工監副正 贈嘉善大
夫兵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祖諱偎有文而早世
贈通政大夫戶曹叅議考諱元孫通政大夫刑曹
叅議知製教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經筵
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
世子副賓客前妣密陽朴氏後妣宗室處仁都正
盛終之女也我 恭靖大王玄孫女是爲公之妣也
俱 贈貞夫人二代之 贈以公貴也公生于 嘉
靖辛亥四月初九日四歲而孤十歲而貞夫人又下
世鞠於伯氏幼而端重材體夙成不好戲嬉跂嶷異

亢內艱之日執喪以禮衰麻不釋哭踊有節無異成
人人皆歎服敬事伯氏撫愛幼弟克盡情義自此已
有成德之基矣及成童篤好經學已通大義雖搢紳
老成之人學有疑難輒來相質草堂許公見而奇之
甚加愛重公就學焉及長閒習靜閔公學有淵源樞
衣受業餘二十年嚴立課程日加刻勵以心經近思
四子六經為入學次第而尤用力於庸學精微之蘊
融會貫通以為己有而以居處恭執事敬整容儀信
辭氣為制行之方故其平居儼然端尊肅靜有容出
入進退動必以禮習靜公常以德器稱之儕輩亦嘆

其不可及也公嘗搆書室於高陽石灘之上樹以松
竹日哦其間自號石灘閒人其詩曰至理求何處存
心主一時靜中無限味非敬最難知其自得於心不
求聞達者如此故平生未嘗加意於擧子業人或勸
應擧公蹙然曰早失怙恃雖或登第有何榮幸終不
赴試壬午朝廷設六行之選拜公禮賓叅奉不就朝
議以爲李某力行篤學卓然自守之人也名目若重
終必不起不如循例注擬使之安分就職故有是拜
甲申拜　孝陵叅奉初欲不赴習靜公曰公乃世祿
之臣也不可不一答　君命公幡然就謝　恩命丙

戍例遷宗廟奉事是秋以生鴈闕薦繫吏尋以非其罪蒙放壬辰倭奴大舉入寇　宣廟西幸龍灣京城失守畿甸屠戮公是時散居高陽別業收鄉兵三百餘人勦賊有功事聞　行朝拜司饔直長倡義使金公千鎰馳啓其義烈拜中部主簿癸巳天兵擊却京賊　大駕還都由司宰主簿歷遷工刑二曹佐郎時逆賊宋裕進據稷山自　上下教精擇儒臣中眞衆禦賊之人差送其縣縣監銓曹薦公拜縣監公拜命即行行未到縣賊爲其徒所擒甲午以討倭功陞軍資僉正乙未陞其監正仍兼縣監蓋以治邑政最

難於遞任陞遷故有是 命丙申觀察使李廷馨褒
啓治績方有陞叙之 命時道賊李夢鶴連陷鴻山
林川直向洪州守令望風奔潰兵使李時言倉卒不
及徵兵單騎馳到溫陽村舍莫知所爲公與天安郡
守鄭好仁合兵八千馳赴援後軍聲始振兵使以其
事走聞 命特加二資丁酉倭奴陷南原天兵敗績
解摠兵以八千兵自公州移駐稷山與賊交戰于斗
院野一境避兵邑里盡空公只率官奴一人接待天
兵七日而賊退監司金信元啓其事 命陞叙戊戌
秩滿將歸監司尹敬立褒啓治績 命仍任莅徃來

天將以公盡誠接待之狀屢聞於接見 主上之日
故特有是 命已亥公解官歸綫五六日廟堂勅銓
曹該吏詰之曰守令十考十最者遞即付職國規也
前稷山驛監七年勞心功績茂著而迄無付祿甯曺
之不察該務至此何耶閱數日拜古阜郡守庚子拜
平市令皆病不就尋拜槐山郡守癸卯至病將歸一
邑罯白遮道累日垂泣請留公作文以喻之御史李
好義啓其事 命賜表裏于本家監司柳根啓以慈
詳清愼吏畏民懷 命陞叙時朝廷方修南漢山城
欲為京師保障令備局議薦廣牧薦公膺其選以病

辭甲辰拜林川郡守御史金鼎一啓以持身清苦政
理有緖監司啓以政理有緖吏畏民愛并 命陞敘
乙巳拜南原府使諫院啓曰本府自前文武官中擇
遣者其意有在請改正命仍任本職時 上令備局
薦才行兼備學術精深之人公與旅軒張顯光被選
御史成好善又褒啓 命陞敘尋拜洪州牧使未幾
以事罷丁未拜安州牧使 上曰安州牧使誠好人
但安州中路極緊之地憚壓禦衆恐非所長與海州
牧使黃致敬相換承 命赴任御史崔起南李𥡴等
連年褒啓以清愼自持秋毫不犯并 命下表裏庚

戍將欲棄歸戍行有日一州老少守門號泣盡誠請留者日以千數監司崔東立聞其事有 命加資是時光海朝也諫院啓沮之壬子監司尹暄啓曰牧使某持身廉謹使民便易居官奉公終始一心與學生財一無遺漏秩滿將歸州民請留實出至誠 命一年仍任甲寅拜僉知中樞府事兼五衛將辭不就時光海政亂奸臣煽禍旣害永昌大君將廢 仁穆大妃誘脅百官獻議可否一語違忤奇禍立至數三秉直之臣外莫不從諛上自朝著下至閭巷徒隷順旨者極享顯榮違之者誅竄相踵人皆重足脅息莫敢

出氣公乃奮挺大義抗論獻議其略曰人之心卽天
之心也人心順則天理亦順伏願 聖上熟察天理
人心之當然體大舜之心行大舜之道則神人喜抃
國家臣民之福也議上奸臣李國光河仁俊閔藻等
逐日文章請置重辟人皆危之而公坦然自若是時
卽丁巳年也越明年戊午春三司合啓請命遠竄光
海怒曰奇自獻李恒福身爲大臣只陳所懷而其時
三司請致安置今日三司乃前日攻奇李之三司也
治人氣力及至今日何其餒哉勿爲更煩益以遠竄
爲輕典必欲致之安置也旣而光海又曰李某凶悖

與李恒福鄭弘翼無異絕塞安置遂栫棘于會寧公卽以匹馬單僕率一子登程公之側室號慟拜訣傍人無不流涕公恬然上馬略無動色送行知舊爲之歎服是年秋有北虜犯境之報中外洶然六鎭戒嚴有同謫之人抵書於公曰邊警日急吾儕方在謫中何以處之公答曰萬一賊薄城下與其坐圍而浪死賊鋒不如添伍從軍背城一戰賊退則還入棘中不幸戰敗則當捨生取義可也雖然必有朝廷處分當俟而行之恐當合宜也忠義之發聞者聳動俄而光海以爲西北邊報日急罪人當移配南方九月移

配興陽路出稷山郡中父老爭持牛酒迎慰路左如
市焉公之居謫也所園芭棘歲久已毀而公謹守基
址不踰尺寸癸亥 仁祖大王龍飛御天奉 大妃
復位群凶悉伏誅收召守正舊臣公以刑曹叅議被
旨未幾 下教曰曾爲 慈殿立節被謫之臣并加
資級於是公陞嘉善拜掌隷院判决事兼經筵特進
官公入侍經幄啓曰臣萬死餘生一瞻 天顔謹以
一言獻于 聖明當此更化維新之日所當急務者
收用賢才悅服民情斯二者而已伏願 殿下以古
昔聖王爲規矩以躋至治也聞者以爲老成宿德之

言時公年踰七十二備經南北風霜衰謝日深遂上
章乞骸不　允是時公負一時淸論重望擧世冀其
大用有一名士以公補外之說言于銓長銓長曰此
人一世名儒淸望所屬方在經幄豈可補外名士慚
而退無何銓長入相而前言復逞是冬出拜光州牧
甲子賊臣适逼京　大駕南狩公以病呈遞乙丑又
拜判決事丙寅拜秋曹叅判丁卯奴虜入寇　車駕
幸江都公隨　駕渡江病革不能扈從留仁川轉向
水原寓於馬井里村舍病苦日甚而憂國一念發于
言語以是年七月十六日屬纊于逆旅享年七十有

七九月葬于高陽元堂里乾山巽向之原夫人墓同
兆異宅戊辰 上遣禮官致祭公容儀俊偉器度敦
重莊事精明淸儉自律雖當急遽喜怒不形志氣冲
澹心游物表終雖入仕非其素志也務以反躬切己
之學而不事爼藻雕琢之文誘掖後進詢詢義理不
及於功利而人有請業則輒以好爲人師爲病辭之
恒以學者自處焉天性至孝常以早孤不及養爲終
身之痛公年十七而 明廟晏駕公曰君親一體也
吾不逮執父之喪天壤間罪人也今曰 國恤而制
衰經以酬平生之恨而恐駭俗見遂服素心喪以終

三年其祭祀也極盡如在之誠每於先諱之日哀傷摧裂如初終及至 國忌無遠近不設肉至於 宣廟忌辰必戒子弟曰汝輩美食安居無非 宣廟恩也使之行素昆季子孫視若己出撫孤恤寡助婚賻葬各盡其情其接人也休休有容無間於貴賤隣里親戚咸得其歡心焉論議和平不出常行而眞有味乎平淡之中處事隨俗不事崖岸而亦不離乎義理之際平居溫淡不作聲氣而臨事決義確然不可奪方獻議光海也子弟涕泣交謁更諫乞以從衆免禍公怫然曰遭此國家之大變豈惜微命仰負吾君而

自就不忠之地乎其見義勇往如此歷典七郡位躋亞卿而家如寒士坐客無氊野無一頃之田都無二畝之宅不交遊於朝不趍競於世平居獨處斂袵端肅終日讀書到耋猶然至於琴調筆學無不盡其妙衣服飲食但使精潔而不尙華靡蓋其天性然也知舊子弟有登上庠者以遊街之說就質於公公曰昔者雖登第者無此戲隆慶末一武夫登第乘昏鼓笛而行識者笑之今焉首張樂唱道引路恬不知耻士習可知昔温公只簪恩花一枝若使此輩思之寧無愧乎上庠生服其言竟止之沙溪金先生與一時名

流會於白馬江上盛稱公父兄師友淵源所自學問
清節刻深策勵莫不欽服仍抵書於公以歎賞焉其
見重於一時士友者如此其宰州郡也以氷蘗自勵
人不敢干以私愛恤斯民如保赤子所典州郡皆刻
石頌德及宰光山十載楚壁之餘身下諸裝零落
盡馬鞍諸具穿弊百結而一不補治遞歸之日下吏
私以小革縫其鞍公命去之以病不能遄歸留城下
者十餘日取糧於近邑奴婢間不令官供隣邑諸宰
服其清節爭送糧資以周之公之居官清謹到處皆
如此反正之後以秋官右侍郎自謫所承　命還朝

路由稷山吏民不期而會者以百數攀馬欣然曰我
令公生還矣及至捐館之後家無斗粟無以斂葬賴
四方賻襚以襄之公之迹首陽已十六年矣州民聞
訃衆傷若喪親屬一境投米以賻之不有懸德之入
人其何能至此乎嗚呼盛矣公配貞夫人李氏系出
慶州承訓郎應龍之女新羅始祖赫居世佐命功臣
李謁平之後也天資溫雅擧度閑靜言溫色和六族
稱其德先公二十七年而沒有二男二女長貞吉宣
務郎次安吉監役女長適士人洪榮次適朴昱皆無
後側室一男曰俊吉宣務郎娶進士李渙女生三男

一女男曰護韶韺女適水使趙猷監役娶李楨吉女生二女一男護娶士人吳喜駉女生一男三女男雲檮韶娶宣傳官羅成素女生一男雲檣武科及第早娶士人鄭縈宗女生一男二女男雲樟韺娶別提申渾女生四男二女男雲栢雲植雲櫹雲樞

## 家狀補遺

先生早失怙恃少與李氏牧使公鞠於伯氏誦讀六經孜孜不輟伯氏宣傳公於經傳無不貫通而志氣豪邁不屑儒業遂習弓馬日勸先生及牧使公使肄武事曰男兒生世當以馬革裹屍豈向忽前讀書爲

迂儒哉牧使公遂投筆與伯氏同中武科獨先生愈
勤學業終始不變於此可見先生自少為學之篤也
先生為海州牧使之時州地多諸王子田庄民田之
近而見奪者不可勝計先生到任之後從實打量悉
還民田諸王子泣訴於 宣廟 宣廟曰臣等以海州牧使
李某不能保田庄 宣廟答曰爾等愼之海州牧使
吾亦憚之諸王子不敢復言於此可見先生不畏強
禦之風也壬辰倭亂京城陷沒時居高陽別業收鄉
兵三百捕斬倭賊其數甚多而恥居軍功卒以捕斬
之數盡歸於義兵幕下李興立興立以此功高而德

先生終身敬待如其父兄焉於此可見先生廉讓不
伐之德也先生癸亥蒙授拜嘉善判決事兼經筵官
嘗一日登對 仁廟問治國之道群臣競進功利之
說先生獨對曰爲治必法三代然後可以化民成俗
上顧左右而不荅初先生詣闕手書人君躬行出
治之節目納諸袖中欲以獻于 榻前於是遂不果
出翌日延平泣請于 上曰昨日登對李某進言
殿下不肎留念臣切恨焉 上試問於李某何以則
致三代之治聽其盡言然後量其當否處之何如
上終不聽其後先生上章乞骸不 許於此可見先

生以道事君恥其君不如堯舜之正學眞道也先生自謫所還 朝城中無家可居適有一空家在西小門内以鬼邪之變廢置已久人莫敢近先生借入其家自是之後終無鬼變洛人至今傳說於此可見先生之正氣眞足破鬼膽者而益信向朝抗節非一時激勵而發者也嗚呼監役公以先生季子未及詳知遺事者多有所闕遺於家狀中故謹收拾數款附錄于狀末以備採擇之地

嘉善大夫刑曹參判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

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石灘先生

李公諡狀

本貫忠清道全義縣

高祖宏植 求禮縣監 贈吏曹判書

曾祖益禧 繕工監副正 贈兵曹參判

祖侃 不仕 贈戶曹參議

考元孫 刑曹參議 贈吏曹參判

妣 國姓李氏

公諱愼儀字景則號石灘始祖棹有功麗朝策開國勳官至太師十一世而有名龜爲本朝漢城尹公生于嘉靖辛亥四歲而孤十歲而又丁內艱其伯氏教

育之自幼端重夙成不好戲嬉其執咨無異成人事
伯氏撫諸弟情禮俱盡成童篤好經學通貫大義聞
閔杏村純學有淵源樞衣受業餘二十年嚴立課程
堅苦刻勵如心經近思錄四子六經次第温習而於
庸學尤用其力其持己常以居處恭執事敬為本儼
然整肅動必以禮閔公常以德器稱之人或勸之應
擧則輒蹙然曰早失怙恃雖得科第有何所榮萬曆
壬午 朝廷以六行選士除公禮賓參奉不就甲申
又拜 齋郎閔公曰公是世祿之臣不可不一謝 君
恩公遂黽勉以就歷 宗廟署奉事以事遞罷壬辰

倭亂 宣廟西幸公倡率鄉兵三百人勦賊有功
行朝拜司饔院直長後又以倡義使金公千鎰狀啓
陞拜中部主簿亂已由司宰主簿歷工刑二曹佐郎
爲稷山縣監時稷山有潢池變 上特命擇送縣監
銓曹遂以公應 命公未至而事已定矣 朝廷論
討倭功陞軍資監僉正翌年又陞本監正仍不改縣
監蓋治邑有績故也觀察使亦褒啓上聞逮逆賊李
夢鶴稱兵連陷諸郡守令望風奔潰兵使倉卒未及
徵兵單騎馳到溫陽公與天安郡守鄭好仁合兵八
千馳赴之軍聲始振兵使以事聞特加二資丁酉倭

奴復進陷南原府天兵敗績總兵解公以八千兵駐
稷山與賊相持時吏民皆逃散公只率一官奴接待
總兵者凡七日觀察使又啓其事復 命陞敘戊戌
秩滿將歸又以監司褒啓特 命仍任益總兵以公
誠信累及於 宣廟接見之日故 上輒增官秩而
無靳焉已亥始解歸大臣詰責銓曹以為某七年居
官功績茂著而訖不付祿何也遂即拜古阜郡守平
市令以病不就尋拜槐山郡守以病將歸邑中稚耋
涕泣請留公作文以喻之既歸 上以御史狀啓
命賜表裏于其家又 命陞敘籌司擬以為廣州牧

使而公以病力辭甲辰爲林川郡守御史監司皆有褒啓乙巳拜南原府使而有臺諫言乃仍前職時籌司以 上命薦進才行兼備之人公被選拜洪州牧使丁未移海州又有品服之 賜庚戌將棄歸吏民守門號泣者日以千數光海主特命陞秩而臺啓沮之又以監司褒啓瓜滿仍任甲寅入爲僉知中樞府事不就時奸臣煽禍既殺永昌大君又議廢 仁穆大妃誘脅百司各使獻議少有違忤者奇禍立至上自搢紳下至胥徒爭先上言以爲不可不亟奪位號公奮然抗論以爲如此則天道滅矣人理斁矣遂獻

議其略曰人之心即天之心也人心順則天理亦順伏願 聖上熟察天理人心之當然體大舜之心行大舜之道則神人喜抃而國家臣民之福也於是臺諫李國光河仁俊閔藻等交章請置重辟人皆危懼惢睨而公坦然自如其於家事無一言相及而惟以參議公墓碣未立懇懇焉托於家人也明年戊午三司合啓請遠竄光海主不豫曰吾自獻李恒福身爲大臣只陳所懷而猶請安置今日三司乃前日之三司也何其饑哉盍以遠竄爲輕必欲置之安置也旣而光海主又曰李某當時與李恒福鄭弘翼無異絕

塞安置遂栫棘于會寧公即以匹馬單僕挈一子登
道其側室號哭拜訣傍人無不流涕而公恬然上馬
送行知舊爲之歎服是年秋有北虜之警邊境戒嚴
在謫諸公抵書於公曰邊警此急吾儕何以處之公
荅曰萬一賊迫城下則與其坐此栫棘而浪死不如
身隷行伍背城一戰賊退還入棘中不幸見敗則當
舍生取義可也雖然必將有　朝廷處分當俟而行
之可也聞者聳動機而奸徒以爲西北邊報日急在
北罪人仍置不便啓移配南方九月遂移興陽路出
稷山郡中父老爭持牛酒迎勞曰吾舊使君也公之

在語也其栫棘歲久破壞而公謹守限域終不踰尺
寸癸亥　仁祖反正群奸伏誅收召舊臣公以刑曹
叅議被　召未幾　教曰曾爲　慈殿立節被罪之
人并加資級於是公陞嘉善行掌隷院判決事兼經
筵特進官公入侍啓曰臣萬死餘生獲瞻　天顏願
以一言獻于　聖明當此變化之初所當先務者收
用賢才悅服民心二者而已伏願　殿下以古昔聖
王爲法期躋至治之域聞者以爲老成忠實之言時
公年踰七十備經風霜衰謝日甚上章乞骸不　許
公負一時重望朝論冀其大用而一名士言于銓長

欲任外職銓長曰此人人望所屬方出入經幄豈可
如是其人慚而退無何其銓長入相而外職之言遂
行是冬出爲光州牧使甲子病遞翌年又拜判決事
丙寅拜刑曹參判丁卯建虜入寇 上幸江都公扈
駕渡江而疾革留仁川轉向水原寓於烏井里村
舍病日益篤而憂國一念切於中而發於言日夕惕
煎竟以是年七月十六日歿于旅舍其九月葬于高
陽元堂里乾坐巽向之原與夫人同兆異宅 上遣
禮官致祭後崇禎庚戌禮曹判書趙公復陽白 上
曰臣曾以金德誠鄭弘翼立節之事陳達有 賜諡

之命矣故叅判李集其事實不下於金鄭一體贈謚如何 上允之其後癸丑玉堂啓曰李其 贈謚曾有成 命矣然未有謚狀故尚未舉行而移文禁府取見其時收議則其所樹立誠為卓然矣右議政金公壽興曰無狀而議謚誠有後弊此則有官文書可以為據矣 上曰既有禁府所藏收議據此 贈謚可也今年閏月右議政金公錫胄承旨金鎭龜啓請先 贈正卿然後使之議謚 上許之公為人俊偉光明敦厚嚴正早年能自得師其學務以反躬切已為本口耳葩藻之習終不屑也常以不及喪父為至

痛後至 國恤曰常欲追父慼而恐駭俗見也今曰
此可伸吾私乎遂三年居外行素以居齊 國忌亦
使子弟不肉曰汝輩不知 君父之恩乎人有請學
者則每以好爲人師爲戒然與人言必以明義理後
功利爲要仕進實非初心始因師友勸勉牽率從事
及其遭亂盡心盡力死生以之旣受知 聖明則雖
欲反求初服亦不能得矣公旣氷蘗自律而恵愛及
民前後使者爭先褒美或云慈詳清愼吏畏民懷或
云清愼自持秋毫不犯或云持身廉謹使民便易與
學生財終始一心邑民請留實出至誠至於 天將亦

嘖嘖稱善然究公始末則實出名上矣其丁巳獻議
也子弟親戚涕泣更諫乞爲百口計而公儼然正色
若無聞也徒知有天倫而不知有吾身徒知有義理
而不知有禍福卒以扶植綱常顯明名教雖其天賦
之美有過人者而師友淵源亦不可誣也宋儒有言
氣質之用小而學問之功多也觀於公益信其無虛
語也公配慶州李氏承訓郎應龍之女言温氣和甚
有婦德有二男二女長貞吉宣務郎次安吉監役女
壻洪榮朴昱也側出男俊吉宣務三男護部叅奉諲
一女適水使趙猷監役一男二女皆死於丙子亂

頀一男雲樽韶二男雲櫚雲梓䪫四男雲栢雲植雲
楹雲樞內外雲仍多不能盡錄公常遊心物表無所
嗜好而所喜惟琴調韻清壯不諧俗耳其謫北也求
琴於北關李鷄林守一鷄林不畏奸黨之窺伺別造
以贈之至今北人傳爲古事余先君子以布衣與公
同時立慬余每聞公之風而欽仰敬服倍於他人頃
歲忝奉父子故以公行狀来托余諾而回循未果今
雲梓復来以申義不可辭其家狀之末云沙溪先生
嘗與一時名流會於白馬江上盛稱公師友淵源正
學清節之懿觀於此益信家狀所録嘉言善行無有

遊辭也謹裒錄如右以俟太常之採以 上聞致仕
奉朝賀宋時烈謹狀

## 神道碑銘 并序

尤庵宋時烈撰

石灘先生李公諱愼儀字景則全義人盖當光海朝奸臣執命幽廢 母后天理斁絶時則有若李文忠恒福鄭大諫弘翼金大憲德誠諸公犯斧鉞極言無諱流竄荒裔九死而不悔以扶植人紀 國家賴以不亡其功可謂盛矣若石灘李公以蔭調仕於朝在諸公中官最冗顧念受 恩兩朝分義至重今者人倫晦蝕 宗社垂亡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不敢受

惜身命以負致身之聖訓遂奮筆獻議凡四百餘言
大略發明天理人心之所同然而願主上體大舜之
心行大舜之道則天人喜悅此實 國家生民之福
也時子弟親戚涕泣更諫願爲百口計公怫然曰豈
可負吾所學而自就不忠之地乎於是凶徒李國光
河仁俊閔藻等交章請置重辟翌年戊午三司合啓
請遠竄光海主猶以爲輕怒責言者遂安置而將棘
于會寧蓋極北絶塞也公恬然就道是秋有北虜警
公謂問者曰虜若薄城與其坐而受縛不如出而乘
障殺賊報國賊退則還入圍籬中矣然亦須待朝命

也已而遑遽日色亂移罪人于雨後公移與陽久後
朽隸朽破無復痕迹而公足不踰界限癸亥反正
大妃復位尋出伏法 仁祖大王擢公爲刑曹參議
求對特加嘉善拜判决事爲 經筵特進官嘗進言
曰昔此 更化之日所急者收用賢才慰悅民心伏
願以古昔聖王爲法以躋至治也無何引年乞致仕
不許有忌公者謀除公外職銓長曰此人一世名儒
入侍所需又方出入 經席外補非所宜也竟出爲
光州牧使甲子逆适之變 大駕南巡公病不能從戎
遂逮乙丑復爲判决事丙寅陞刑曹參判丁卯虜入

冠 上幸江都公扈 駕渡江疾甚留仁川轉至水原七月十六日歿于馬井里寓舍得年七十七九月葬于高陽元堂里巽向之原戊辰 上遣官致祭公貫祖曰高麗太師棹其後爲東方大姓高祖宏植縣監曾祖益福副正祖侃有文而早世考元孫參議[illegible]觀 教妣李氏 恭靖大王玄孫自縣監以下皆贈顯官配李氏籍慶州承訓郎應龍女溫雅閑靜宗族稱之先公歿而祔焉男貞吉宣務郎安吉監役女婿洪參朴昱皆無育側出男曰俊吉宣務子護韶韶女適水使趙畝監役一子二女護生雲樽韶生雲樽

雲梓謳生雲栢雲植雲檻雲樞今 上甲子贈公吏曹判書謚文貞公四歲而孤十歲而母夫人又沒執喪能不違禮敬事伯兄撫愛稚弟甫成童篤好經書通曉與義稍長聞閔杏村純學有淵源摳衣受業餘二十年嚴立課程刻勵工夫以心經近思錄為入學路逕持己則以居處恭執事敬整容儀察辭氣為要故其平居儼然端坐出入起居動必中節嘗搆書室於高陽石灘雜植松卉逍遙泳其間仍以自號焉人或勉以舉業則必顰蹙曰早失怙恃雖或登科誰為榮也 朝廷以六行進士諸議以為李某篤志力行卓

然有守之人也今若除目太重必不能安故弄除叅
奉職猶皆不就杏村曰君世祿之臣也不可不一謝
恩命遂黽勉應薦例遷奉事以微事對簿壬辰倭
奴入寇 駕幸龍灣八路殘破公收聚鄉兵三百餘
人勦賊有功 行朝拜直長倡義使金千鎰馳啓其
誠節陞主簿 大駕還都遷工刑曹佐郎時稷山有
潢池警特以公爲縣監以鎭之甲午錄討倭功拜軍
資監僉正仍陞本監正使笠縣如故觀察使李公廷
馨褒 聞其治績會李夢鶴叛逆連陷州郡勢成土
崩公聞之約隣郡合兵八千會兵使于溫陽軍聲遂

振俄而賊敗潰丁酉倭奴再逞天將解總兵主敗績
自南原移住稷山與賊交鋒時一境空虛公只率一
官奴接待天兵事無闕遺監司金信元尹敬立前後
褒啓天將亦以接待之誠陳於 上以故特加二資
公解歸纔五六日大臣責謗曾不即用公自是爲古
阜郡守平市令槐山郡守廣州牧使南原府使洪安
海三州牧使或辭遞或未赴或未久而遞十六年間
相繼褒啓者御史李好義金鼎一成晋善崔起南李
馘監司柳根崔東立尹暄或言其清愼慈詳或言其
秋毫不犯或言其吏畏民懷或言其持身廉謹使民

優易蓋衆善俱歸而 賞典隨下矣甲寅入爲僉樞
辭病家食蓋其時奸臣煽禍 母后家夷滅殆盡而
越五年戊午則公北遷之歲也公氣宇俊偉寬度恢弘
律己清素處事精明常心游物表沖澹無累仕官非
素志也及從事儒賢惟以反躬務實爲本嘗 明廟
喪年十七嘆曰吾早孤不得執親之喪天地間一罪
人也君親一體今可自盡於方喪遂居慽以情平居
温然不露聲色而至臨事處義則有確然不可奪之
操文元公金先生最相親愛每稱其師友淵源之正
雖其所施只見於民社之間而終能以一身任綱常

之重遂與李文忠諸賢同條而共貫以垂世教於無
窮則抑可謂小屈而大伸矣余先君子睡翁公諱甲
祚同時樹節余每追念當時事未嘗不太息流涕今
於公墓道文字極知神思衰落不足以形容萬一而
顧念今日世道大變節義風聲顯被沮喪正如嚴冬
盛寒陽道眇綿如公所立尤不可以不著故略叙如
右云銘曰

氣質用小學問功大嗟惟石灘志豪勇邁早自得師
讀聖賢書民彝物則服習無餘逢時罔極取舍熊魚
人皆怯怯公獨如如北漠南荒若劉銀山天日重明

登後誅奸拔自幽囚鳳儀朝端陳謨 上前帝王之
則時方嚮用奄罹日昃元豈之里蔚然梓木有來千
秋行者必式

誌銘 并序　左議政李頤命撰

盖皇明萬曆年中天降喪亂於我國壬辰島夷匪茹
大駕西巡時惟石灘李公以徵官家食倡率鄉兵
征勦有功丁巳光海幽閉 母后彝倫斁絶亦惟公
以蔭調散官抗言投荒以一人辦得忠義二大事至
今公議皆謂公篤學之力也公諱愼儀字景則全義
人高麗太師棹之後漢城尹龜始八 本朝高祖諱

宏植求禮縣監 贈吏曹判書曾祖諱益禧繕工監
副正 贈兵曹叅判祖諱俰不仕考諱元孫刑曹叅
議 贈吏曹叅判妣李氏 恭靖大王玄孫生于嘉
靖辛亥四歲而孤十歲又丁內艱居喪無異成人事
伯兄如事父撫諸弟盡誠幼而夙成端重不好戲嬉
及成童好經學通大義十七當 明廟喪歎曰吾早
孤不得自盡於親喪天地間一罪人君親一體今方
喪可盡其戚持身如親喪時師事閔杏村純受業服
勤餘二十年讀書課程甚嚴四子六經洛閩諸書無
不貫習最用力於學庸其持己常以居處恭執事敬

爲太嚴肅靜專勤罔違禮一生受用正在於此杏村
常稱以德罷朋友或勸應舉輒蹙然曰早失怙恃科
宦何榮　宣廟時以六行進士謂公篤志力行卓然
有守初除禮賓叅奉不就尋除齋郎杏村曰世祿之
臣不可不一謝　君命公遂黽勉膺　命陞宗廟奉
事旋以事罷歸壬辰公以鄉兵三百人討賊　行朝
擢授司饔直長倡義使金千鎰褒　聞其誠節又擢
授中部主簿歷工刑二曹佐郎時稷山有潢池變
上命擇送縣監銓部以公應　命公未至而事已定
矣朝廷追論討倭功仍其宰邑而累陞軍資僉正及

王以其有聲績也逆賊李夢鶴稱兵陷州郡列邑奔
潰兵使倉卒未及徵兵單騎馳到温陽公與天安守
合八千兵馳赴軍聲始振兵使上 聞特加二資丁
酉倭陷南原天將解摠兵生軍敗移駐稷山與賊交
鋒縣境空虛公獨與一官奴接待事無闕遺監司前
後廉 聞摠兵亦言其盡誠故特加二資秩滿加留
一年己亥解歸纔五六日大臣責銓曹之不即叙用
乃除古阜郡守平市令病不就又除槐山未久病歸
邑中髭老洟泣請留公爲文諭之御史廉啓於歸後
命賜表裏籌司啓授廣州以病力辭甲辰除林川監

司御史又屢啓乙巳移授南原臺官以數遷啓仍之

籌司薦公才行兼備移洪州丁未又移海州 賜品

服庚戌將棄歸吏民守門號泣者日以千數秩滿又

仍公居州郡二十年治績茂著前後使者爭先褒聞

或云慈詳清慎吏畏民懷或云清慎自持秋毫不犯

或云持身廉謹使民便易天將亦為之稱歎於 上

前所至學校興而倉廩實民皆仰若父母悃愊之治

雖古循吏何以加焉甲寅拜僉知中樞府事公稱病

久不就及光海用奸臣計將起金墉之禍賀百司獻

議少違者有奇禍搢紳士民及胥徒畏懼多逢其惡

公乃奮然抗論以為如此則天理滅矣人理悉矣遂獻議四百餘言其略曰人之心即天之心也人心順則天理亦順伏願熟察天理人心之當然體大舜之心行大舜之道則神人喜於而國家臣民之福也公之子弟親戚涕泣交諫願為百口計公怫然曰吾豈可負所學而為不忠也於是羣兇駭憤交章請置重辟人皆咨嗟而公則坦然但以先墓未樹碣懇托於家人至明年戊午合司請遠竄光海又以遠竄為輕曰李恒福以大臣只陳所懷嘗請安置今日三司何其餒也遂栫棘于會寧公以匹馬與一子登道小室

踊哭拜訣路人為之流涕公上馬恬然時李文忠以下數三名公抗義扶倫此皆有名位結恩義者而獨公以疎逖冗散不畏淫虐之威故光海之怒最甚世之尚論者亦以公為尤難公就謫北邊有屬警同謫諸公問處變之宜公答曰萬一賊迫城下不可坐棘中浪死當身隸行伍背城一戰賊退則還入棘中不幸見敗舍生取義可也而朝廷必有處分可俟而行之聞者激仰奸徒以為西北邊報日急在北罪人仍置不便當移配南方九月遂移興陽路過稷山郡人爭持牛酒迎勞曰舊日賢使君也公在棘中六年棘

雖朽壞而謹守限域足不踰尺寸癸亥　仁廟反正
收召舊臣拜公刑曹參議俄以立節昏朝特陞嘉善
階守判決事李文忠已以樞歸而公之不死於南北
復見清時天也公以特進官入侍經席曰臣萬死餘
生獲瞻　天顔願獻一言更化之初所當先務者在
於收用賢才悅服民心　殿下亦以古昔聖王爲法
期躋至治聞者以爲老成忠實之言公備嘗險艱年
踰七十上章乞骸　上不許公素負重望朝論冀其
大用有一名官欲處以外職言于銓長銓長曰此人
人望所屬出入經幄不可出外無何銓長入相而其

冬竟爲光州甲子病遞乙丑復拜判決事丙寅刑曹
叅判丁卯建虜入寇　上幸江都公扈駕渡江疾革
留仁川轉向水原馬井里病日益深憂國焦煎以七
月十六日卒于旅舍其九月葬于高陽元堂負乾之
原貞夫人慶州李氏承訓郎應龍女溫雅閑靜宗黨
稱其賢先公卒同塋異穴而葬訃聞　上遣官致祭
如禮　顯廟時重臣請贈謚　肅廟時始　命先贈
正卿而賜謚乃　贈公吏曹判書太常議曰勤學好
問曰文清白守節曰貞公爲人俊偉光明篤實嚴正
以反躬切己之學早服師訓平居溫然不露其聲色

至於臨大義確乎有賁育不可奪之節故以一身任綱常之重處事精明律己清嚴故居官民懷其惠常心遊物表仕宦非素志也而勉從師友之勸遭時板蕩栖遑於民社歸則家徒四壁卜築於高陽石灘蕭然欲終老焉沙溪金文元公每稱其師友淵源之正嘗寄書於南謫致意歎服云男貞吉宣務郎安吉監役女壻洪祭朴昱皆無后側出男俊吉宣務郎子頀韶綮奉韺女適水使趙猷監役一子二女皆死於丙子虜亂頀生雲樗韶生雲檷雲梓韺生雲栢雲植雲楹雲樞不俟生也後雖嘗聞公之義亦未詳焉嚮者

雲梓以尤齋宋文正公所為謚狀及碑銘千里来示托以行狀其情甚勤故不敢辭矣其間十年在禁中嘗藥雲梓已奄忽矣今其子最全又以遺命泣請之顧何忍負九原也但宋文正爲謚狀甚詳狀不可疊乃就其文略加增删以誌幽壙系之以銘銘曰

世踊爲學競趍虛文公惟醇篤操確履敦是以文元尚公淵源單師撲賊一言扶倫歷數儒林能得幾人絃歌數州政教少伸啓沃微言志大君民飛龍利見日昃其嗟道之不行謂天奈何斯民遺恨瘞此銘歌

挽詞

少日同門服子賢中年聚散夢依然先生長者餘風
在濁世清標秉節堅二品爵兼仁壽得幾州名與口
碑傳沉痾亂後遙相問此別誰知隔九泉
右同知李惟侃
清標拔俗白而長松栢貞姿鐵石腸早擇賢師勤學
問晩將忠節植綱常雷聲起蟄恩光煥霜髮嬰痾出
處妨亂後忽驚仍永隔時危偏痛哲人亡
右石門李景稷
祭文
維崇禎二年歲次己巳八月壬午朔越十六日丁酉

再從侄通政大夫前行寧越郡守李升亨謹以鷄酒之奠敢酹于卒嘉善大夫刑曹參判李公之靈惟靈稟重天之健篤出世之英早從伊洛學究程朱吾斯未信不赴徵辟晛就一命恪勤供職島夷猾夏三京淪没倡率義旅功深衛國國論大非彝倫斁絶一言驚世扶持人紀遠投遐荒不易素志疾風勁草頹波砥柱如公忠義誰與為偶出宰州郡卓茂施仁歸來淡如顔氏安貧無宅於都無田於野居無所庇殯無其舍氷玉其操不渝始終今之山斗古人遺風位至亞卿國酬其忠年登大耋天報其德守死善道不愆

不忘質諸天人無愧無怍如公志操卓乎難及顧余昏庸忝在宗侄觀感德儀常自矜式風塵蹤跡久離侵杖未獲承誨一墻在缺何知今日永隔泉壤門無儀標世無長者白首孤蹤悵悵誰依天耶時耶何至於斯殮不憑棺窆不臨穴幽明相負悼悵心曲炙鷄濁醪今始來哭英靈不昧庶幾來格

高陽章甫追享文峯書院疏　洪啓迪撰

伏以尊崇儒賢表章節義有國之常典而風化之所關也恭惟我　聖上臨御以來崇儒表節之方靡不用極凡道可以楷模多士行可以風厲百代者必建

祠而俎豆之責額而廢墜之鄉無不享之賢朝鮮末拄之節而我 邸下又式遵成規苟有關係於斯文者則章甫陳請無不準許其所以修舉褒典樹之風聲者於是乎殆無餘憾矣然而草野學問節行之士或有年代已遠未及登聞而崇表之典有所未加者則斯豈非 聖世之闕事而士林之羞恥耶臣等竊伏見故參判臣李愼儀故參議臣李有謙其學問之純深節行之卓卓皆明白表著至今照人耳目臣等請略陳之臣謹按李愼儀即先正臣閔純之高弟也其學蓋以心經近思錄爲入德之門以居處恭

執事敬爲持已之要靜則儼然端莊動則必中禮節平居溫然不露聲色而至臨事處義確然有不可奪之操 宣廟朝嘗以六行選士而黽勉應薦及光海昏德尙聞 母后遂奮筆獻議四百餘言大畧發明天理人心之所同然而至以大舜之孝惓惓開陳於是由從文章請置重辟末乃栫棘于會寧爻 仁廟反正擢置崇秩寵禮隆輕先正臣金長生每稱其師友淵源之正終能以一身任綱常之重先正臣宋時烈又賛其學問功大取舍熊魚此皆百世不易之論也至若李有謙則禀性眞醇聰穎絶人初遊先賢趙

守倫之門及其被禍昏朝人皆畏連累不敢近李有謙獨能親自撿斂經紀家事其篤於師友處難不撓如此後就金長生學究索踐履工夫兩造長生極稱之以為後生師法其見於居家者則夙興夜寐非大疾病未嘗敢以事親奉先備盡誠敬勤學好善到老彌篤孝悌之行推及於宗族衆懿之實孚信於鄕里應事接物無有表襮而亦未嘗自放於繩墨之外其發於居官者則竭力供職未嘗自懈屢煩剸劇常有餘裕其在嶺邑又聚邑人子弟講家禮心經鄕飮酒禮專以興學化民為務而 仁廟以剛明廉簡四字

稱之至於終始出處之大節則光海時以布衣結同
志抗疏極論子無讎母之義遂被削錮遯迹田舍耕
漁以供老潛心玩易益窮精微之蘊仍息交絕遊足
迹不近城市者迨近十年矣及癸亥改玉與金集成
文濬等同被遺逸之薦以布衣直除縣宰而丙子之
難倡士友起義旅把守廣津又見分司責其玩愒及
甲津失守一子兩婦皆遇賊不屈而死可見其繩家
有法也宋時烈撰其碑文許以潭翁統緒則其言行
處義得於淵源者又豈可誣哉潭翁即先正臣李珥
也嗚呼兩賢臣學問之功旣篤於中故其所操也確

所履也篤出則以倫常為一身之任而其所樹立者
足以昭揭乎日月撐拄乎宇宙入則以教育為平生
之樂而其所成就者譬若海河之充腹膏澤之潤物
此所以遺風餘韻至今不泯而士論之愈往而益切
者也臣等生於兩賢臣杖屨之鄉瞻下馬之陵而仰
止彌篤襲鱣堂之訓而景慕靡替其在尊賢之道合
建妥靈之所而只緣士林之未遑尚欠俎豆之奠公
論久鬱多士咨嗟玆於本郡文峯書院將以配享而
崇奉之蓋文峯書院即故閔純南孝溫金正國奇遵
鄭之雲洪履祥等揭虔之所也今此兩賢臣道德學

間無愧於彼六臣者而況李恒儀實是閔純之嫡傳則追躋配食之典又烏可已乎竊念朝家近有疊設之禁凡係請額一切不許而至若臣等所陳則不過因其已成之院而追享兩臣以補闕典而已則在朝家無持難之端在鄉塾有觀感之效今玆建請恐無煩猥之嫌敢率多士仰瀆於 离明之下伏乞 郎下考兩臣事實之美察臣等尊慕之誠亟 許追享之請使之矜式於一方聳勸於後世則其於國家右文興化之方亦豈小補之哉臣等無任祈懇之至

文峯書院追享祭文　左尹尹植撰

於休　聖朝惇德尚賢白鹿遺規絃誦相聞睠茲高陽德星是聚文岩一字六賢攸芉魯無君子後學誰從卓有啟緒孰傳其宗嗟惟石灘習靜之泒早自得師志豪勇過樞衣謹學餘二十歲門路克正工夫益勵誠盡方丧律嚴持身學優而仕師旨是遵值變龍蛇募兵倡義屬時倫斁奮筆抗義不負所學何异鼎鑊北瀑南荒心安栫棘　聖運更新首膺薦擢經席陳猷帝王之則誠忠盡篤一節始終秪今鄉黨莫義無窮亦粤晩晦稟性眞醇專心爲己私淑諸人默卷之旨幼聞于師沙老之門長又叩起勤于探頤篤於

戕嚴師沒士禍不怵臨視　母幽西宮慷慨陳章耕
漁爲養自屛于鄉遯則獨樂恭而彙征歷試中外其
學始衍劉明廉簡　聖慶炳日教成於家閭門循鄭
善積行尊宮享厥報士林興慕遺風如昨惟玆兩賢
匹美齊休於焉隮享可配前修世雖差後道則同歸
合辭陳請聿擧縟儀日吉辰良有楚籩豆稼翁慕菴
相與左右惟靈眄嚮洋洋在上宛爾當年雍容函丈
衿紳胥悅神道孔靈永世無斁惠我後生

槐山花巖書院追享祭文　師傅李世煥撰

恭惟先生實維天啓名父之子賢師之弟家庭服習

函丈薰陶問學功深勇邁志豪孝悰茶飯忠恕菑畬
龍蛇聚義人三百餘運丁罔極綱常埽地義理闡明
鼎鑊奚避數行正義萬代瞻仰北遷南竄處困愈亨
陳謨 上前經緯密勿莅民下邑遺愛浹骨况玆桐
鄉餘風未沫縟儀不擧公議久鬱瞻彼花山退陶是
享陞配同祀祀儀洋洋知旣不鄙文教載闡自今以
後啓佑丕變

## 義將臺詩序

石灘之西有峯焉兀然斗起若鬟髻狀高不過數十
丈四望平郊谽如也其上蓋有古將臺云村人之耆

貽者往往說故事而唯知時當壬癸不知人是誰某余常懼其義聲壯蹟久則無傳又鄙鄉人不記其姓名以文字識之未嘗不仰止而嗟旣陟彼而於悒也仲春之十三日故鄉先生石灘李文貞公曾孫雲梓甫丈自湖南來省先壠拜匾之暇携冠童六七人步上于將臺云我曾王考屏居斯鄉當壬辰難召募鄉兵三百奮義築壇獲醜有績言訖余驚且歎自以得事實詳繹傳聞殊爲幸也且以闕蔵社誌貽鄉人羞爲恐也吁先生之義烈忠亶炳炳於國乘者何限而蘭臺秘蔵不可以人人窺之卓卓之成就堂堂之樹

立其亦由斯臺而稱著於鄉人耳目者豈淺淺也哉今距壬辰百有餘年而臺之基址壇墠宛如昨日事獨其仗義旅臨斯臺者名堙沒不傳而今始稱道何哉意者有待於李丈而得其詳歟李丈喟曰昔吾王考居斯鄉也奠斯鄉也仗義斯臺也寄聲斯臺也况睨千載倘佯於斯遊而嗟吾後孫落南未歸便客吾土湖南千里地也人生百年客也與斯鄉人登斯臺游撫遺跡而興感篤世好於盃酒者其亦幸矣盍各言志以記之一座合辭曰先生之松楸蔚然在邇先生之義烈巍然在斯登臺景仰者亦多先生同朝共

社之後昆也李君於斯臺無感於心激於懷耶則知
李君之恭敬斯臺也有增於桑梓鄉人之指點斯臺
也有愈於社樹命僕急觴不尋常吊古者比拈韻抽
藻豈徒然詠事而已吾鄉之後來景慕者瞻斯臺而
指之曰某先生某倡義於斯臺先生之孫某慕義於
斯臺吾鄉老某也某亦登斯臺也鄉社百代傳爲美
談者其不在於今日遊耶其亦在於今日遊也詩旣
成屬余序辭不獲聊以云　崇禎之七十三年庚辰
二月日坡平尹植謹序

讀先生遺稿書贈李君歸湖南

於乎此吾鄉先生石灘李文貞公遺集也余生晚而識陋聞寡嘗於先生請院之號侑享之辭祗就神道碑文得其梗槩以相斯文之役至於丁巳收議亦覸其節略於丁戊錄嘗以未見全藁有文獻不足之歎爲斯道慨然今先生後孫相奎甫自南來聞先生遺集在行笥中飛赫蹄請玩之伏而讀之卷首得收議完篇噫先生當彝倫斁絶之日有鼎鑊鈇鉞之威而以西樞散班奮筆正對辭婉而義嚴文容而理直引天人之心勉大舜之孝深得告君之體庶幾悟主之惑直與伊摯之戒太甲考叔之告鄭公同一揆也先

生之文真可以泣鬼神而感豚魚扶倫紀而炳日星
奈之何羣凶蝟攻彼昏齎怒卒之北謫南遷栫棘隨
之先生之文於斯爲詘矣洎乎遇 聖主中興首膺
褒獎聲名溢區宇擢進經筵官先生之文於是乎
伸矣惟玆畧而簡牘特其環極之衆星附截之餘膏
擧多流竄囹圄之中與知舊酬應而無一字牢騷怨
悔之語雍容愷惻乃與彼譏辨者儘一覘摸其謳籍
氣像藹然可掬於百載之下益可貴重又何必多乎
哉竊稽先生之節義文章自有所本蓋嘗受業於晉
靜門下淵源深厚門路純正其發而見諸事者臨亂

募兵之義莅郡化俗之仁事君盡言之忠無非斯學之推造詣淺深固非後生所敢窺測而由其著於外者或能知其存乎内矣然而晩際風雲特受知遇未幾朝夕任以啓沃而從亞卿復出外何哉豈先生直道孤立與世寡合而然歟然則六載遐荒天其困衡玉成而所施者數日經幄而已一生操履人多景行山仰而所報者二郡俎豆而已先生之於存没可謂不遇者多而所遇者少古所謂不朽者三先生庶乎有之而惟是立言寄在殘編斷簡猶未刋布於世使至誠惻怛之辭温純正直之意不得牖後人之心目

而猶埋草叢深閉巾衍殊不與虫雕而鳥啾者爲末蔑比焉則又奚用聱義而贅語者髣髴頭爲哉聞先生䟽草累千言在謫所興陽丁氏家後孫謄置云云與此集幷繕寫刋本以俟世之尚古好義君子而不幸而不遇焉則惟在後承諸賢自勉之歟噫噫先生斯文其終不遇也歟其必有所遇也歟後讀風磬重爲之一慨

後學坡平尹植稿

石灘先生文集附錄下

石灘先生文集

石灘先生文集追附

敬題

石灘李先生四友歌後

有以石灘李文貞公所爲四友歌遺余者余受而讀之歎曰君子之志寓於物而發之歌詩可以見性情之正時世治亂之形其理亦微矣文貞公之還於嶺表也取於松竹梅菊目之爲四友作歌以寄意焉當是時公以忠義大節得罪於昏朝放謫流離自北而南逾數千里而公之志氣毅然不少挫焉豈非所謂松栢之貞歲寒而後凋者歟夫物之受氣精者猶能

自保於風霜震伐之餘況於君子之學剛健正直安於義命處困而亨者哉公之有取於四友其意固有自而其所遇時世之不幸又可見也余聞 國家舊制諸道觀察使每出行縣采民謠而獻于 朝自壬辰之難而始廢於是歌也不列於樂官而沉泯於草野之間學士大夫鮮有能道之者亦可惜也今其後孫相奎者乃就名畫錄以爲畫編其歌於下請余爲序余旣重先賢之蹟而悲其世遂書其後如此 己巳八月日後學漢州李匡哲謹書

人與物同是一氣之化生故其性情臭味或有相近而

愛好者方以類聚其理然也余觀石灘李先生謫中所作四友歌皆取卉木之有苦節清標者而成章寄意深而遠音調清而逸豈非屈左徒所謂其志潔故其稱物芳者歟雖然公之樹節昏朝固是塗人耳目者而至於癸亥一疏直氣尤凜凜不以更歷變故而少衰正如老栢雪霜之餘生意殆盡而此然不僅其有得於四友之助者於是乎益驗此尤不可不幽顯而闡微者也公之後昆依其歌繪爲四畫以演其言不盡之意則公之一片丹衷亦可彷彿於丹青其有不瞻言起敬而追思其清芬者哉是又可謂善繼其

志也已遂盥手以題其末 庚辰之寒食後學宋秉

金時馨謹書

植物凌霜有四奇先生歌詠托心期大冬獨秀徠山
操積雪長青澥谷姿臘葉吟侵晨嗅處秋英香襲夕
餐時新畵清寫傳遺由認是賢孫寫孝思 先生居
興陽謫也作松菊梅竹四歌以遣窮騷其辭尚流傳
後孫相奎甫倩畫四卉木於當世名流頭仍要絶筆寫
是歌於畵末以為寶藏永世之資余嘉其追遠闡微
之孝思感作近體一律以寓汗止之懷云爾 後學
坡平尹植敬題

尤庵老先生叙次石灘李公謚狀曰徒知有天倫而
不知有吾身徒知有義理而不知有禍福卒以扶植
綱常顯明名教雖其天賦之美有過人者而師友淵
源亦不可誣也噫此一言足以百世不朽矣蓋公丁
巳獻議直與秋色爭高而其謫居興陽時以松菊梅
竹爲四友早晚相對各賦短歌一章以寓懷焉讀其
辭可見其有泯然而會犁然而契者矣何其奇哉蓋
當光海議廢 母也少有違忤奇禍立至而公奮慷
抗論曰如此則天道滅矣人理喪矣臺諫交章請置
重辟人皆危怖褫魄而公獨坦然自如矣其清操勁

節顧何愧於霜後之松菊雪裏之梅竹乎其所謂凜
然清風不改春光等語實所以自况也嗚呼異哉今
其五代孫相奎倩畫手繪四友書其歌於其上將以
揄揚皷揮於今與後甚盛事也記曰先祖有善而不
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文星氏其可謂明且仁
者歟要余題其後敬書此以歸之公諱愼儀字景則
杏村門人云　己巳仲秋之旣望青松沈潮謹識

太史論離騷尚矣每讀至朝搴之蘭夕餐之英必有
清芬襲人如接江潭行吟之形今見石灘李先生所
著四友歌取松菊梅竹以寄意其辭清而遠其音婉

而深馥馥清韻殆與離騷相上下又其孫承曾世工畫者繪而傳之摩挲玩賞尚令人神思激越如聞棘籬中鼓琴聲也蓋先生忠義大節炳如日星至于今夫夫皆道之平生學業見道益大六年嶺海竟不能死而癸亥後應　吉蹟義理嚴正凜凜有不可誣者清標若節流芳於百世之下此又離騷之所不能有而四友之所不敢擬也四友而不敢擬則畫何足以喻其意也雖然余家藏東閣散錄語先生事甚悉乎日景行之意與他人有異今於一幅畫帖想像當時事不覺淚簌簌下然則是畫不爲無助茲敢書之卷

端以遺其後孫圭鉉 壬午初秋延安後學金鑛謹
書

# 石灘先生集跋

昔我先祖尤菴文正公嘗撰石
灘先生李公神道之銘有曰早
自得師讀聖賢書逢時罔極取
捨熊魚余竊意其學問之正節
義之卓當有以觀於書牘疏章

間而恨未一覽其遺集一日公
之後孫志逸持其藏于家者若
干編来示不佞要得修整而仍
有玄晏之托噫是集何必以詩
文論哉若其丁巳獻議四百餘
言使後人讀之大可見其不負

致身之聖訓以垂世教於無窮
矣豈不偉歟公早遊杏村之門
爲學精篤金文元公甚相親愛
每稱其學有淵源則師友之間
必有論學之書可傳于世而屢
經兵燹亦無爛篇之存惜哉惟

其學禮二書之劄錄固可認其有獨苦之心而亦安知不爲嘉惠之端然則凡其尋常文字之不盡傳誠無足恨也曩歲公之雲仍已受弁卷之文於尹久菴今於鋟梓之始顧何容贅辭焉

公之皇考無何翁遺文亦方同時刊行噫文元公嘗論公大節而先舉無何公名揚其世美今諸君之有是舉不亦善乎前後論者之以公為能顯其親者於此亦可驗云

崇禎後三辛酉孟春後學恩津
宋煥箕謹跋

[illegible]右